

BB 97/68

帖
木
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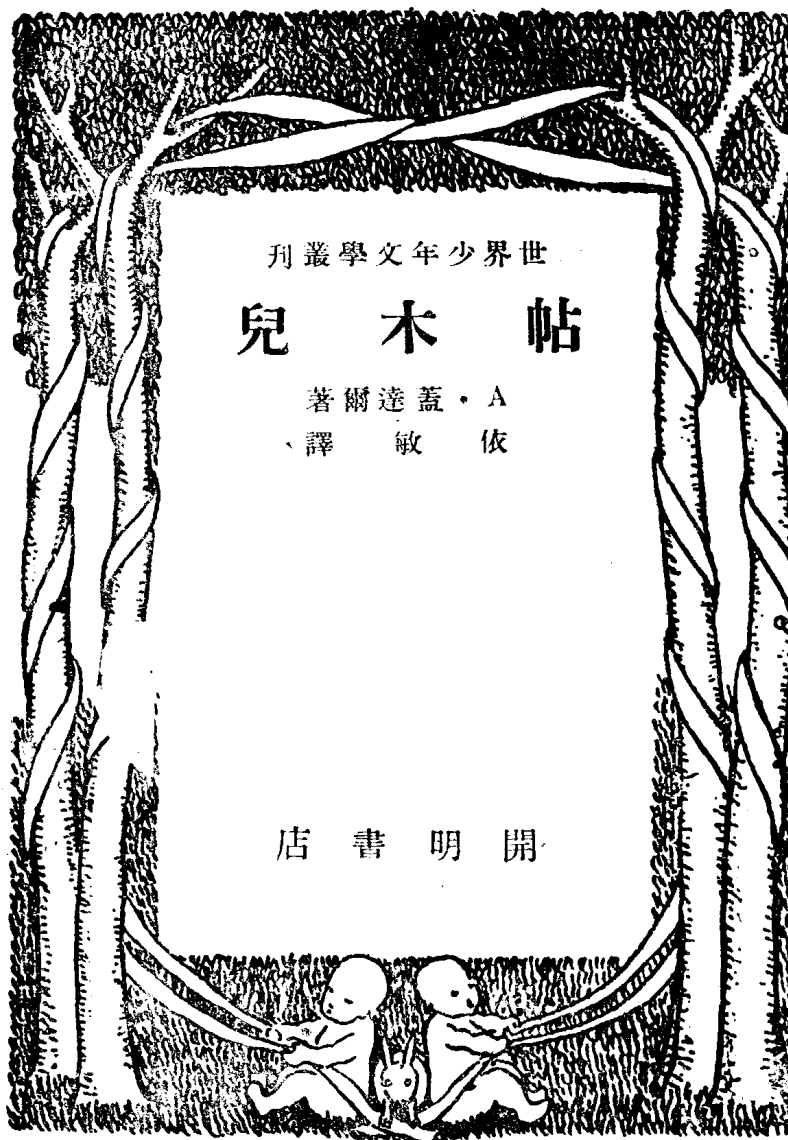
帖
木
兒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兒木帖

著爾達蓋·A
、譯 敏 依

開明書店



兒 木 帖

版初月九年五十三國民

版再月二年六十三國民

角五元一幣國價定冊每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翻 譯 者	著 作 者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開 明 書 店	依 敏	A · 蓋達爾

印翻准不*機作著有

(75P.) H

帖

目錄

一	兩姊妹·····	一
二	避暑別墅·····	二
三	一個機械工程師·····	六
四	迎候莫斯科來的妹妹·····	九
五	瑞孃迷了路·····	二一
六	闖了一場禍·····	二四
七	帖木兒是誰·····	二六
八	科烈的煩惱·····	三三
九	叔叔·····	三六
一〇	第一次會面·····	三九

一	司令部會議.....	三六
二	最後一次談判.....	四三
三	紅星記號.....	四五
四	誤會.....	四九
五	水從那裏來的.....	五三
六	木柴的奇蹟.....	五五
七	起草最後通牒.....	六一
八	上尉帕夫羅夫的家.....	六二
九	克瓦更和他的黨徒.....	六六
一〇	兇惡的老人.....	七三
一一	大使被捕.....	七九
一二	報信.....	八三

三	沃麗卡的旅行·····	八五
二四	挑戰的信號·····	九一
二五	亂黨全部落網·····	九五
二六	佈告·····	一〇一
二七	深夜的工作·····	一〇三
二八	哈桑湖勝利紀念日·····	一〇三
二九	委屈·····	一二三
三〇	兩個時代·····	一二五
三一	姊姊的責罰·····	一二六
三二	瑞孃的苦難·····	一二七
三三	求援·····	一二三
三四	「這些是我們的工作」·····	一二三

三五	忠實的隊員·····	一三五
三六	帖木兒的決斷·····	一三六
三七	步兵的職務·····	一三七
三八	終於和爸爸見面了·····	一三八
三九	又要分別了·····	一三九
四〇	出發·····	一四〇
四一	和解·····	一四一
四二	喬治叔叔應徵·····	一四二
四三	第一號方式的集合信號·····	一四三
四四	歡送的隊伍·····	一四四

一 兩姊妹

師部鐵甲車隊指揮亞歷山得羅夫上校不在家已三個月了。水的在前線

在仲夏的時候，他給他的女兒沃麗卡和瑞孃一封電報吩咐她們到莫斯科郊外的別墅去度餘剩下的假期。

瑞孃將花髮結推向腦後，身子靠在長刷柄上面，皺着眉頭，咕哝：沃麗卡，你聽沃麗卡對她說：

「我帶着行李去，可是你把屋子收拾一下。你不用瞪眼，也用不着生氣。你把門鎖好。書送回圖書館。不要找你的朋友，一直上車站去。就在那兒把這個電報拍給爸爸。以後你就乘火車到別墅……瑞孃，你應聽從我。因為我是你的姊妹……」

「我也是你的姊妹呀。」

「不錯，可是我比你大……這終歸是爸爸吩咐下來的。」

當要開行的汽車在院子裏發動馬達的時候，瑞孃歎了一口氣，向四週看望了一下。四週的東西都是七零八落，沒有秩序。她走向蒙滿灰塵的鏡前，鏡子裏面反映出掛在牆上的父親的照片。

好！就讓沃麗卡年歲大點，暫時應當聽從她。可是瑞孃的鼻子、嘴、眉毛和她的爸爸生的一模一樣。而且她的性格也許和他一樣。

她用髮結把頭髮束得緊些，脫去了鞋，拿起一塊抹布，把桌上一塊桌布捲成一團，投進自來水龍頭下面的水桶裏，又抓起一把掃帚，將一堆垃圾掃向門限外去。

很快地發出煤油氣息和打汽爐的音調。

地板上濺滿了水。洗衣服的鉛盆裏翻騰着胰子泡沫。街上的行人都驚奇地注視着這位穿長袖紅衫的赤足姑娘，她正站在三層樓窗臺上仔細揩抹敞開着的玻璃窗。

二 避暑別墅

載貨汽車疾馳在明明的大道上。沃麗卡坐在籐圈椅裏，兩隻腳放在箱子和輓包上。一隻栗色的小貓躺在她的膝上，用爪撲弄着野菊花束。

在走出三十公里遠的時候，一列紅軍摩托車隊趕上了他們。坐在一排一排木板上的紅色戰士，拿着鎗刺朝天的鎗，和謠地唱着歌。

在激響的歌聲之下，農舍裏的門和窗敞了開來。從許多門裏和短圍牆裏飛跑出不
少很高興的小孩子。他們揮動着手臂，向紅色戰士們投擲未成熟的蘋果，追着喊「萬歲」，
當時就作出戰鬪、陷陣和激烈的騎兵衝鋒的遊戲。

載貨汽車轉入避暑村莊，停在一所被常春藤隱蔽着的別墅前面。

車夫和他的助手打開車箱板，把行李取下來，沃麗卡就去開玻璃涼臺的門。

從這兒看見一個荒蕪的大花園，花園深處現出一所不精緻的雙層木板房，在這屋頂上吹拂着二面小紅旗。

沃麗卡回到汽車那裏，看見一位向着她蹣跚過來的健壯的老婦人——這是擠牛



奶的婦人，她自告奮勇，願意收拾別墅，擦洗門、窗、地板和牆壁。

在女鄰居整理水盆和抹布的時候，沃麗卡抱着小貓，走向花園裏去。

在被麻雀啄過的櫻桃樹枝上閃耀着熱烘烘的樹膠。野菊花、小葡萄等發出濃厚的氣息。覆着青苔的屋頂有許多洞眼，有一些柔細的繩索從這些洞眼裏拉出，消失在樹葉中間。

沃麗卡穿過胡桃樹，用手揮去面上的蜘蛛網。

怎麼一回事？屋頂上的紅旗沒有了，那兒祇現出一根旗桿。當時沃麗卡聽見很快的不安的說話聲音。突然一個笨重的梯子，——這是放在靠屋頂閣樓的氣窗前面的，——沿着牆壁發出爆裂的聲音，飛動着，折斷不少枯枝，並且纏着牛蒡子，轟然一響，倒落到地上。

屋頂上的繩索蕩動着。小貓抓傷了沃麗卡的手掌，逃入蕁麻叢裏。沃麗卡疑惑起來，止步向四週探視，傾聽。可是花草堆裏，短圍牆裏，閣樓的黑方窗裏，看不見一個人，聽不到一點聲音。

她回到階臺前面。

「這是小孩子們鑽到別人家的花園裏來搗亂，」——擠牛奶的婦人向沃麗卡解釋——「昨天鄰舍家兩棵蘋果樹上的蘋果被人家搖掉了許多，梨樹也弄斷了。現在出現了這一羣……一羣壞蛋。親愛的，我送我兒子到紅軍入伍，他臨走的時候，酒也沒有喝。他祇說了一聲：『再會罷！媽媽！』親愛的，他就這樣吹着口哨走了。啊，晚上我照例有點悽涼，哭了一陣。但是夜裏醒來，覺得院子裏有誰在偷摸着走來走去。唔，我想我現在是孤獨的人，沒有人照料……對付像我這樣的老人還有什麼難？祇要用磚頭朝頭上一敲——我就算完。可是上帝是仁慈的，——什麼也沒有偷去。他們走着走着，終久是離開了。在院子裏我有個木桶——橡木的，兩個人也弄不動，——被移到近門口三十步遠。就是這樣。」

可是到底是什麼人，——真是莫明其妙。」

三 一個機械工程師

黃昏時候，房子收拾完畢，沃爾卡走到階前。她從皮盒裏取出嵌有白色閃眼貝殼的手風琴——她父親送她的生日禮物。

她把手風琴放在膝上，把皮帶從肩上套到背上，開始配合音調，奏出她最近聽熟的曲詞：

「噯，那怕祇有一次，

我能同你會見一面，

噯，那怕祇有……一次，

或者兩次……或者三次……

可是你還是不明白，

在疾馳的飛機裏，

我怎樣等候你一直到黎明的早霞。

不錯

飛行員——機關士炸彈——機關鎗！

這樣就飛上遙遠的路程。

什麼時候你能回轉來？

我不知道快不快，

祇要你能回來……無論什麼時光。」

沃麗卡一面唱着，一面好幾次把她的戒備的眼光注視到一叢生長在園內短圍牆旁的灌木叢裏。

她奏完歌曲，迅速的立起身子，跑到灌木叢前，高聲問：

「聽着！爲什麼你要藏起來並且你在這兒有什麼事情？」

從樹林裏走出一個人，穿着普通的白色衣服。他低着頭客氣的回答：

「我沒有掩藏着。我自己有點像藝術家。我不願意擾亂你。我祇是站在那裏，聽一下罷了。」

「不錯，但是你可以站在街上聽。爲什麼你要爬過圍牆來？」

「我嗎？爬過圍牆嗎？」——這人含着愠意，——「對不起，我不是貓。圍牆角落那兒毀壞了一塊木板，我就從街上穿過這空隙走了進來。」

「明白了！」——沃麗卡笑了——「這是門。請你穿過這門回到街上去。」

這人聽從她的話。一聲不響，走出這扇門，把這門從外面扣起來，這使得沃麗卡很滿意。

「等一等！」——她從階沿上一層一層的跑下來，止住他。——「你是誰？戲劇家嗎？」

「不是。」——他回答，——「我是機械工程師，可是空閒的時候我在工廠劇院裏也扮演過，唱過戲。」

「聽着！」——她突然很直率地向他請求。——「請你伴送我到火車站。我要迎候我的妹妹。天色已經很暗，很晚，可是她始終沒有來到。記着，——我並不怕誰，不過我不認識這兒的街道，站住，爲什麼你又開這扇門？可以在圍牆外面等候我。」

她放下手風琴，肩上披了一塊圍巾，就走上黑暗而有夜露花香的街道。

四 迎候莫斯科來的妹妹

沃麗卡對於瑞嬢很生氣，因此在路上很少向同伴說話。他告訴她，他的名字叫喬治，他的姓是加拉也夫，他是機械工程師，在汽車廠裏工作。

他們等候瑞嬢，已經接過兩班車；最後是第三班，也就是末一次車。

「同這種不懂事的姑娘在一起，吃盡了苦頭！」——沃麗卡悲傷地喊着。——「唔，若是我已經四十歲，或者那怕是三十歲。但是她現在十三歲，我祇有十八歲，所以她簡直不聽我的話。」